

夏日蟬鳴·懷念許師^{*}

Cicadas Chirping in Summer:
Remembering Professor James Chin-hsiung Hsu

吳俊德 (Wu Jun-de)^{**}

1996年夏天，某次陸琦師課後，博士班陳高志學長問我，是否打算以古文字學作為碩論的研究方向，彼時我剛回母校攻讀研究所，對於古文字學領域的研究了解甚少，但在陸琦師的啟蒙之下，也激起我探索古文字的盎然興致。我嚙嚙以對，稱雖有意願但似乎沒有合適的指導老師，高志學長告訴我：許進雄老師好像要從加拿大回來開課，你可以去問問看。

我記著這件事，暑假之後，就到系辦打探相關事宜，在狹窄的紗門前，我推開後適好禮讓一位長者先出，接著就進入詢問許進雄老師是否確定回國開課，助教尚未回應，系辦林小姐即說剛出去的人就是許進雄教授。我稍有遲疑，隨即轉頭回望，穿過紗網，我見到一個背影，幾乎已在長廊盡頭，談不上雄偉，卻能感到一種自適實在，尤其許師當時側背一包，肩帶略長，隨走路而擺動，頗有幾分傲岸不羈的遊俠風範。這是我與許師的第一次見面，許師衣著顏色，已不復記憶，容貌也沒留下印象，但這驚鴻般一眼所見，卻是我日後最為牽念的畫面，也是我追隨半生亦無法企及的身影。

離開系辦，走出文院側門，未及晌午，陽光熾盛，左前稍遠處傳鐘旁殘存的鳳凰花仍火焰般刺眼，我往右去解鎖腳踏車，流蘇樹下，一片蟬響來得突然，或許是確定許師會開課，我茫然的研究走向似乎又出現了可期待性，這高亢聒噪、盈耳不絕的蟬鳴聲，似是充滿



許進雄老師與臺靜農先生所題贈詩合影（2011）

歡慶之意，竟讓我溽熱難耐的心情頓時感到無比輕鬆，甚至無比愉悅。

許師回臺大，入駐第十研究室，這是董作賓、金祥恆兩位先生生前的研究室，也是臺大甲骨學發展的根據地，就許師而言，更是重返故地。回臺第一年許師的身分是客座教授，研究室中許師個人物品其實並不多，但累積的講義文件隨意堆疊不見章法，似無久留的打算，與當時同室對座，即將完成博士論文的張素卿學姊桌面相比，簡直就是天壤之別。大學起，我所知道的張學姊素來不苟言笑，較為嚴肅，做事一板一眼，自信且堅定，井然有序的桌面布局完美體現其性格，相形之

* 本篇為〈夏日蟬鳴·懷念許師〉節錄版，完整全文稍後將載於《許進雄教授紀念文集》。

** 作者現為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。

下，許師確實較為放達，其不拘於世的瀟灑作風，則時時反映在手忙腳亂翻找資料的舉措上，令人不覺莞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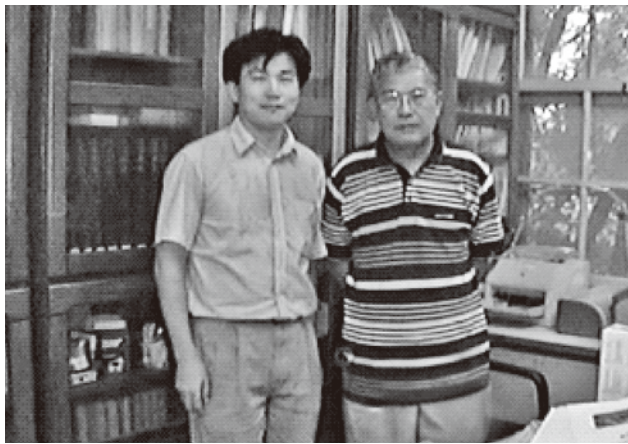
許師剛回臺，帶著一臺館方配置的 Compaq 筆電，裡面存有許師上課的講義資料，以及各類甲骨學論文專著的重點摘要，許師不僅曾展示給我，甚至借予我回去複製檔案製作講義，當下我一面眩惑於許師嫺熟輸入指令的操作手法，一面對於許師收集資料之豐，閱讀材料之廣，內心生出無限敬佩。許師的電腦能力，對我而言，還造成兩個改變。

其一，當時我在第十研究室，曾經見過金祥恆先生手記的卡片，深有觸動，那個時候「讀書—寫卡片」是收集累積研究參考資料的不二法門，於是我備妥數十疊空白卡片準備積極效法，然著手未幾，受許師處理資料方式影響，我買了第一臺筆電，接下來依樣畫葫蘆，將相關資料重點摘要輸入電腦，方便後續的整理與分類，如此一來，卡片功能完全被取代，已無用武之地，只能束之高閣，多年後成為小犬們識字習字的教具。而隨著科技日新月異，我原先逐字輸入原文重點的作法，也進步到以掃描辨識完成，再來就是直接保存全文的電子檔，方便隨時閱讀、引用。這是許師給我的第一個沖擊，與時俱進才有超越前人的機會，墨守成規最多只能拾人牙慧，創業如此，學術研究亦復如是。

其二，許師善於運用電腦，在文史學界或已領同世代之先，但更令人津津樂道的是，許師同時是電玩高手，還曾受託擔任臺大電玩社的指導老師。許師所接觸的電玩遊戲種類甚多，擅長者也不少，可惜我對電玩完

全沒有興趣，沒能有效記住許師擅長的電玩名稱，實在愧對許師。每當許師與我分享電玩經驗時，我幾乎不能應對，但許師也不以為意，仍不時就會與我說說有關電玩的趣事。2010 年春季蘋果新品 ipad 才上市，許師暑期返加後就買了一臺，此後幾乎每一代 ipad 問世，許師都會買來上手遊戲，有時甚至同時操作兩臺，好像只是想利用同款遊戲因不同版本所形成的相對優勢而已，專精如斯，令人咋舌。開學後許師不僅大力建議我去購買 ipad，同時還推薦我下載一些有用有趣的 app，我完全照做，也從中體驗到不少樂趣，這讓我對許師科技新知之汲取能力再次刮目相看，也讓我在 Symbian 系統遲暮之際，有機會感受比較 iOS 與 Android 的不同特性，成為短暫的手機購買專家。許師推薦我使用的 app 中，最吸引我的是 GoodReader，這是一款可以閱讀 pdf 文件的應用程式，透過許師介紹的功能，我藉此 app 將 ipad 擴展成電子書庫，收藏各類古文字學研究資料，隨時隨地都能提取閱讀，極為方便。另外許師推薦的「四元素（4 Elements）」影響更大，它是一種消消樂遊戲，初始我有一搭沒一搭的玩，覺得很無聊，後來小犬們願意幫忙過關，於是我的積分與紀錄似乎都有長進，最終我還是「親手」到達終點，完成該遊戲。我將此事告訴許師，於是許師就陸續推薦若干囑咐給小朋友玩的 app，我仍然一一照辦，自此「開放」小犬們各自擁有 ipad，也提早開啟了他們的 ipad 人生。不知情者會以為其父母開明，以引導代禁止，及早培養使用 3C 產品的正確態度，其實，我只是遵從師命而已。

在甲骨學領域，許師早已享譽全球，屬於國際大師級人物無庸置疑，除釋字、綴合成果斐然之外，其兩大學術貢獻分別是周祭與鑽鑿的探究。周祭是商王以五種祭祀（翌、祭、賓、禘、烝）對上甲以下先公先王及其法定配偶，逐一依序進行周而復始的祭拜，規律性極強，較為棘手的是祀首、祀序、祀周的判定，許師的主張匡正董作賓、陳夢家、島邦男諸位先生之失，並獲常玉芝先生認同，已是定論。至於鑽鑿形態的系統觀察，許師是空前第一人，而將鑽鑿運用在斷代更是許師獨門的創獲，其重要性由張光直先生將「鑽鑿」譽為第十一項甲骨斷代標準可見一斑。許師在臺大的甲骨學課程，用的教材是陳煒湛先生所編寫的《甲骨學簡論》，實話



筆者獲博士學位時與許進雄老師（右）合影（2003）

說，以當時的角度來看，陳先生的書其實也有些偏舊，我認為是書中對於甲骨斷代說明頗有可取之處，故而許師仍以之為講授依據，這也間接說明許師的甲骨學實以斷代為要。

當年許師的課除聽講之外，還得額外參加沒有學分的「實習」，實習課主要是練習描繪拓片摹本，描好後再由許師審查糾正並說解其上卜辭涵義，大多數卜辭的說明都在實習課完成，真正上課時段則是各種主題的介紹，而我學得最有心得的就是斷代。我還記得許師課程期末考試試題，就有一大題是判斷甲骨拓片的時代，大約十版，我作答時援筆立就似有神助，許師剛好巡至我座位旁，可能見狀因此止步看我答卷，直到寫完該題才移開，當下我內心不免忐忑，但事後許師不吝肯定我答得不錯，同時也勉勵我要繼續努力。受此鼓舞，我開始下決心要前往甲骨學領域深入研究。

一年課程即將終了，我備妥資料，請求許師能指導我撰寫碩士論文。許師應允後與我商定的論文主題，就是將其單篇論文〈區分第三期與第四期卜骨的嘗試〉做完整的擴充。雖然資料全面性的查找覈校，確實繁瑣累人，但因許師論文範本在前，不僅架構，連步驟與結論都是呼之即出，所以寫起來並沒感到甚麼壓力，於是我的研究重心就放在第四期材料的認定上，從此也開始了我與王族、歷組卜辭時代爭議的纏鬥。我在碩、博士論文中皆有針對王族、歷組卜辭時代爭議的評述，斷代意見與許師是一致的，無可否認我的看法深受許師的影響，但卻也不是盲從，我有自己的檢視驗證過程，尤其在花園莊東地甲骨材料發表之後，我其實是更有把握的，這也是為什麼許師退休前有次檢閱某拓片資料，突然對我說「我主張王族是第四期卜辭，不曉得會不會誤導了你」的時候，我可以斬釘截鐵的回覆許師說「不會」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對許師的斷代主張每項都曾仔細評較，慎思明辨之後，可以信從者自然篤行不渝，堅定不悔，假如真有所謂「錯誤」出現，那也是我自己思慮不周，未能及時修正師說，與許師教導是無關的。

取得碩士學位後，我斗膽向許師央求，有無可能讓我到加拿大多倫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館去看看明義士、懷履光所收藏的甲骨，許師慨然同意並積極安排，很快就成行了。我到了博物館第一天，許師直接帶我進入庫

房，印象中入門左前是置放甲骨的區域，櫃中一屨一屨甲骨排列整飭，井井有條，極容易查找。許師簡單告訴我如何取放甲骨後，就逕自移步至右側區域，那邊架上則是擺滿各式青銅器，我窺見許師信手從架上取下一物開始比劃，放回又取一物比劃，如此往復許久，但因我已將一屨甲骨攜至庫房外會議室觀察，竟不知許師最後如何結束。在博物館「把玩」甲骨的日子極為充實，收穫頗多，尤其對於鑄鑿形態也有一些自己的觀察與看法，因此一時之間也忘了向許師請教那天取物比劃有何用意，直到回臺上課後，我聽許師提到有關爵上兩柱功用的說明，表示根據自己實證結果，兩柱可能是用來卡住香茅輔助濾酒的設計，並確信爵非飲酒器的說法，頓時我恍然明白許師當日的用心。

許師治學嚴謹，言必有據，陸琦師曾說過，研究上古史沒有想像是不可行的，但也不能天馬行空胡思亂想，而許師的《中國古代社會》幾乎就是遵循此一原則的模範之作，也因此常能發人所不見之微妙訊息，讓聞者豁然貫通，拍案讚嘆。如「吉」字的考察，許師認為「𠄎」上「𠄎」形是表現澆鑄部分的澆口與器體部分的型範已套合的形狀，與「金（金）」之「金」、「銅（銅）」之「金」、「割（割）」之「金」、「割（割）」之「金」以及「金（金）」、「金（法）」、「金（金）」等皆屬同一物件的形象，甚至比對金文「鑄、鑄（鑄）」之後，判斷甲骨文「𠄎」亦當「鑄」字，其中「𠄎」表達的也還是範型。這樣的連結將散見的訊息線索系統化，自是較能符合古人的生活慣性，比起「勾兵」、「玉圭」之象的說解，更容易讓人理解信從。不僅如此，何以「吉」上所從竟是型範澆鑄之形，許師對此有著更深入的探究，所得結論確是一般文史研究者難以比擬的識見。許師指出根據科學實驗，溫度極高的青銅溶液若是慢慢冷卻，則銅、錫合金成分可以充分整合，其內部分子排列將呈樹枝對稱狀分布整齊，反映在表面，則青銅器身光滑無氣泡，此即良器，而「吉」義亦本於此而出；若是冷卻速度太快，銅、錫合金成分整合不及，其排列將歧出雜亂，毫無規律，該器表面則將缺乏光澤且多殘留氣泡造成之細孔，絕非良品。因此澆鑄後的青銅型範，為減緩其冷卻速度，將之置入不通風的深坑中是當時最具效能的手段，而這冶鑄最後一步的成敗，被古人以吉字之初

形「ㄉ、ㄌ」保留下來，若非許師，此微妙訊號何時才能被洞悉。類此以科學實務佐證的考釋成果不勝枚舉，我在許師身邊常能領教，並悠然嚮往。許師當年以狀元之姿考入臺大中文系，但在雄中許師本屬甲組（理工科），後因《廣雅疏證》才改讀乙組（文法科），而我高中亦是選讀第三類組，大二跨院轉至中文系，總覺得許師的古文字探究之法方是正道，「大丈夫當如是也」，所以一直以來，許師不僅是我極度尊敬的老師，也是我無比崇拜的偶像。

近兩年來，許師的身體狀況確實不如從前，許多慢性疾病逐漸惡化反噬，也增加許師生活上不少負擔，竟然開始頻繁入院診療，儘管每次許師入院都能化險為夷，卻總是讓我憂心不已。最後一次住院，我得知消息後前往探視，病床前看著許師熟睡，身形似乎又消瘦了一些，陪病的蔡阿姨見我到來，很快的喚醒許師，我制止不及只能向許師問好，許師惺忪中發話：「俊德你來了！」親切一如往常，我趕忙回應希望許師繼續休息，說我待會就走，不承望沒多久，護士就按時來換藥。小護士向我問起身分，我回是病者的學生，許師聽了也搭腔並「隆重」的介紹我，說我是他第一個指導的學生，是臺大的博士，現在也是教授……，現場我有點尷尬，但想到我何其有幸能讓許師這樣介紹，不知不覺就挺直了腰桿。可能是要轉移許師外傷換藥的疼痛感，小護士接著也問起了許師的背景，於是許師就開始「絮絮叨叨」地跟她說起不少自己在國外的風光經歷，興致頗高，小護士則不時露出欽羨神情。雖說許師體力仍弱，但此時許師目光有神，我感覺許師此次應該很快就能出院，告辭時我還向許師說，我們就等老師康復出院補辦期末雄風宴，許師聽了似是輕輕揚起嘴角，沒有再作回應。那時怎麼也沒想到，這竟是我最後一次與許師談話，而我與許師的交流就永遠定格在

那無聲的微笑中。

許師3月離開，驚蟄之後，春分未到，料峭寒意猶在，生活巨輪持續緩動，輾壓一切卻獨漏悲傷思念肆虐，我渾渾噩噩不知所從，幾度提筆行不成文，沉吟至今，飄然近乎夏至。許師6月生日就在夏至後，白晝仍長，無限燦爛，我想起過去每年給許師寫生日卡片，常以「又見鳳凰花開」、「又是一季蟬鳴」起筆，當時覺得除了應景，還認為許師溫煦熱情之風華與鳳凰火紅如出一轍，而行事低調但影響悠遠的能耐與蟬鳴迴盪不謀而合，所謂「睹物思人」，我想傳達的是只要夏季風情不減，我對許師的感念就不會斷絕，如今仲夏又來兮，許師卻走了，花開蟬鳴我不忍觀探，思念依舊翻騰綿長。許師一生與人為善，得道多助，典型夙昔，已然不朽，許師既是圓滿，吾人是否亦當不該有憾？

今年夏天炎熱如昔，但我不寫生日卡片了，1997年以來的習慣就要中斷，有些茫然；舉目眺望，校園內鳳凰花零星點火，仍然耀眼，而蟬鳴沉寂，我在臺北似已許久不聞。我開窗探頭諦聽，尋覓可能的遙遠聲響未果，沒有蟬聲，除了熱浪還是熱浪，關窗迴身，冷氣匝繞，靜謐之中，想念蟬聲，想念許師，在這變與不變之間，許師真的離開我了。

2025.06.20 寫於夏至前夕・新北



甲骨專題演講後合影，師長席由右至左：張曉生教授、許進雄老師、筆者（2017）